

2011 年度 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 成果報告書

十九世紀日本の亜洲論述與「海国」の想像

国立交通大学
社会與文化研究所
藍弘岳

招聘期間（2011 年 7 月 11 日～8 月 9 日）

2012 年 3 月
財団法人 交流協会

十九世紀日本的亞洲論述與「海國」的想像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藍弘岳

序

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內好認為欲對亞洲主義做歷史的敘述大概是「中了歷史主義之毒的偏見」¹。誠然，「亞洲」是歐洲人命名的概念，又不若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不具實體性內容，需依附於種種思想。而且，近代東亞的亞洲主義論述或亞洲論述是極其多元且複雜的。因為那不只是一種連帶思想或侵略思想，更是一種近代日本歐化過程中的抵抗思想與尋求主體性的思想，實難以釐清其歷史全貌。但「亞洲」或亞洲主義畢竟是理解近代日本思想史的一個關鍵概念，從世界史乃至東亞史的角度來對各式各樣的亞洲論述與其他思想論述的關聯進行一種思想史分析當是必要的²。因為這將有助於吾人能從更深、更廣的視野來理解近代日本思想中複雜交錯的歷史過程。

基於以上的問題意識，本文主要想透過「海國」想像的視角來分析近代日本的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形成的一個側面。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雖看似與其亞洲論述無關，但兩者實因近代日本之「帝國」欲望而糾結在一起，如 Carl Schmitt 所說的。「世界史是海國對陸國

¹竹內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竹內好評論集 第三卷》，東京：筑摩書房，1966），頁 262。

²與筆者有著類似的問題意識的有，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東亞》410、411、412、413、414、415、416、417 號，2001 - 2002 年）等，但狹間的研究則重與亞洲主義團體與中國之關係等問題。

鬭爭，陸國對海國鬭爭的歷史」³。亦如後述，Alfred Thayer Mahan 在討論亞洲問題時說過類似的話。至少在近代亞洲的情況似乎是如此的。當歐洲的「陸國」與「海國」開始向該擴張、殖民，來到他們命名為「亞洲」(Asia)的空間內部，進行貿易與土地佔取之時，亞洲內部為海守護的封閉「島國」日本亦開始面向海洋，認識到其身為開放的「海國」的特質與優勢。也就是說，日本從自覺其為「海國」開始，逐漸不再以「島國」(准陸國?)之姿模仿彼岸「陸國」(「山國」、後述)之政治與軍事等的制度，而是改以渡海而來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為典範，向其周邊的海洋、大陸與島嶼擴張，與其他「海國」鬭爭。就此意義而言，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是與亞洲大陸的「陸國」差異化，其脫亞意識的根源之一。可謂是其在理念上成為「西洋」、成為「帝國」的一步。但當日本企圖以「海國」「帝國」之姿展開擴張之時，其所能擴張的範圍亦只有亞洲的近隣諸邦而已，是以「海國」想像、「帝國」欲望與亞洲論述纏繞在一起。

其實，至少從江戶中後期開始，源於歐洲的近代世界認識體系既已被日本的知識人所吸收、應用，且當時之知識人就開始自覺到日本的地理形勢不同於「陸國」(「山國」)的中國，欲以當時的海上強權的「西洋」為模範來構思種種防衛與擴張政策。此一「海國」的自覺不只是脫亞意識的根源之一，亦是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形成的一個起點。也就是說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是奠基於脫亞意識的。所謂的「脫亞」雖含有脫離與中國傳統密切相關的農本的封建制度、思想等之意，但更主要的是指向對海洋、商業文明、海外殖民等的擁護。這一複雜的思想狀況與發展當從江戶思想史的內部來探究起的。

³ Carl Schmitt,《陸と海と：世界史の一考察》(生松敬三等譯，東京：福村出版社，1971)，頁12。

所以，本文將檢討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等江戶後期思想家的言論，及明治以後的亞洲主義團體東邦協會相關之諸種「海國」想像與海外擴張論，說明十八、十九世紀日本知識人對其「海國」形勢的自覺，及各種言論中出現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間的關聯。藉此，希望能對亞洲主義的興起提供一種新的思考方向。

一「海國」想像在日本的出現與展開——從防衛到擴張

1「海國」想像的出現——以林子平的海防論為主

在日本，朝向成為西洋的「海國」想像之論述大抵始於林子平(1738 - 1793)《海國兵談》(1791 刊行)⁴。子平算是關注經世問題的民間蘭學者。在寫《海國兵談》前，他寫了一本描寫日本周邊地理的《三國通覽圖說》。所謂三國指的是「朝鮮」「琉球」「蝦夷」三國。其中，所討論的蝦夷問題是該書的核心部分。

在該書中，子平主要介紹蝦夷的生活習慣、周邊地理等。值得注意的是，他紹介北海道上面有千島群島，再上面則是「加模西葛杜加」(堪察加半島)，並論及「莫斯科比亞」(俄羅斯)已統治該地，進而有進取千島、蝦夷國之意⁵。在此推論上，他主張日本當先「招諭」蝦夷⁶，先開發、佔領為日本領土。如上述，《三國通覽圖說》是為防衛俄羅斯而主張之積極的開發論、擴張論。相對之，《海國兵談》則是採守勢的防衛論。在此書中他提出一個核心命

⁴ 但林子平非首先使用「海國」這一概念的人，早在荻生徂徠的《政談》(東京：岩波文庫，1987，頁 82)中即已出現。又，本文中關於林子平作品之引用，依據《林子平全集》(東京：第一書房，1979)中之版本。

⁵ 同上，頁 35、36。

⁶ 同上，頁 42。

題。那就是日本是周邊「四方皆海」的「海國」，不同於「唐山」「韃靼」等「山國」⁷。林子平從此一對日本與中國的認識中，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論點。首先，在他看來，海洋雖是天然屏障，但亦是他國侵略日本的媒介⁸。

再者，他觀察到清朝中國與明朝中國的不同。用他的話說，明朝是滅元而再興「唐山」者，清朝則是「唐山」「韃靼」「成為一體」者，論道清朝有可能思及「元之古業」，渡海來侵略日本⁹。又，如前述，其對俄羅斯可能侵略日本的危機感亦是其著述《海國兵談》的重要動機。所以，他即警戒著清朝中國，更警戒著俄羅斯。故為防止這兩個「陸國」入侵，他主張海防之重要性，且導出一個重要的論點。即他認為「海國」日本之軍政本該不同於中國，歷代以來以中國兵書為基礎所構築的軍事原理、技術當導正，故《海國兵談》的第一篇是論「水戰」¹⁰。即今後日本的戰爭對手當非是日本國內的對象而是來自海外的異國人，海岸的防衛、海戰技術、武器等才是重要的¹¹。總之，《海國兵談》中之議論標示著日本之學習典範的轉換，即從中國轉為渡海而來的近代西方國家。當然，這一轉換過程是漫長的，在此無法一一論述¹²。接下來，將檢討海外擴張論中的「海國」想像。

2 經世型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本多利明與佐藤信淵

⁷ 《海國兵談》，頁 81。

⁸ 同上，頁 88。

⁹ 同上，頁 82。

¹⁰ 同上，頁 87。

¹¹ 同上，頁 87、88。

¹² 參閱真壁仁：《德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昌平坂學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變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第六、七章。

本多利明(1743 - 1821)是相當早便關心北方問題的思想家之一。與林子平一樣，是具明確的國家意識的經世型民間蘭學者¹³。他主張要以交易取「萬國之力」。所謂的「萬國之力」乃指國家欠缺的產物與金銀銅等物質。有意思的是，他主張海洋貿易乃「國君之天職」中最重要的¹⁴。此乃因其關心日本國內遊民與農民餓死等社會問題，才提出海洋貿易論來試圖解決的¹⁵。就他看來，這些社會問題之所以出現在於國產之不足。他認為人口的增加將導致生活資源的不足，國內生產力亦必有個限度，故積極主張海外貿易之必要性。

本多認為國君之治國有「四大急務」。1 開採、使用「焰硝」來開發日本 2 金銀銅等礦物由國家統制，管理貨幣政策 3 建造船舶、取締海盜 4 開發屬島。這些皆是立基日本是「海國」「武國」之認知而來的主張。但這些構想並非憑空而來，而是來自於蘭學的思想資源，來自於他對「歐羅巴」的理解與想像。中國則是其反面教師。對於中國，他認為過去日本之所以不知此四大急務，在於日本受「支那」(「唐土」)這一「山國」之聖賢教訓制約所致¹⁶。故與林子平一樣稱「唐土」是「山國」，主張「海國」日本不當以中國為模範，而當以「歐羅巴」為模範。在他看來，「唐土」是「山國」，因沒有全部海洋被環繞，故是地政學意義上的「惡國」，不如「海國」日本¹⁷。

相對之，他雖知歐洲有許多獨立國家存在，但亦將之一體化地理解，將「歐羅巴」理解

¹³ 本多利明曰：《經世秘策》(《日本思想史大系 44 本多利明 海保青陵》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頁 12)。

¹⁴ 《經世秘策》，頁 32。

¹⁵ 《經世秘策》，頁 27。

¹⁶ 《經世秘策》，頁 31。

¹⁷ 《經世秘策》，頁 32。

為歐洲諸國之「總名」¹⁸，或總稱之為「西域」「西洋」¹⁹。將之理想化為「只用德而治」之國家²⁰或將葡萄牙、英國理解為利用海洋交易並「撫育土人」的「大良國」²¹。本多特別將英國視為日本的模範，主張日本當開發、殖民與英國約略同緯度的堪察加半島²²。由於本多欲模仿的對象已轉為具海外殖民地的歐洲「海國」之故，亦有開發日本北方與其周邊屬島之論，欲建構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圈²³。但他欲開發的地不只是日本周邊諸島，更包括了南洋諸島等²⁴，欲將之收編為日本之「屬國」。雖本多利明雖主張發展海外貿易、殖民，他海外貿易論是國家主導的經濟。正是由國家主導的，故他的日本貿易大國想像是與日本軍事大國想像一體的。而且，他的對外擴張思想還是來自於他對日本國內農民之同情與其土地資源有限論等思想的。這亦是在之後討論的幕末明治知識人之亞洲主義思想中常見的思考模式。

再者，另一個有名的主張「防禦海國」²⁵的農政學者、積極的海外擴張論者是佐藤信淵(1769 - 1850)。他曾師事於平田篤胤，以得自平田的「皇國古道之學」²⁶中之「產靈」的宇宙論為基礎²⁷，吸收蘭學，建構其所謂的「家學」以解決日本的國內外問題。較之本多利明，佐藤信淵的世界圖像除得之於蘭學外，更得之於國學、儒學(特別是國學)。他以之為基礎展

¹⁸ 《西域物語》，頁 92。

¹⁹ 《西域物語》，頁 111。

²⁰ 《西域物語》，頁 98。

²¹ 《西域物語》，頁 112。

²² 《西域物語》，頁 141、160。

²³ 參閱西岡幹雄：〈本多利明の「自然治道」論と開發經濟モデル--政策思想における「西域」型經世學への轉換〉，《經濟學論叢》 51(3) 號(2000)，頁 121 - 124。

²⁴ 《西域物語》，頁 134 - 135。

²⁵ 《經濟要錄》(《佐藤信淵家學全集 上卷》東京：岩波書店，1926)，頁 656。

²⁶ 同上。

²⁷ 子安宣邦：〈佐藤信淵と國學的宇宙形成論〉(《日本思想大系月報 59》東京：岩波書店，1977)。

開海外擴張論，在《混同秘策》開頭便道：「皇大御國は大地の最初に成れる國にして世界萬國の根本なり。故に能く根本を經緯するときは、則ち全世界悉く郡縣と為すべく、萬國の君長皆臣僕と為すべし」²⁸。這話說得十分狂妄，然有其內在的思考邏輯。首先，他要解決的是日本國內「經濟」問題。他所謂的經濟是「經緯國土、濟救蒼生」²⁹。那包括減少墮胎、飢饉等違反生之道(即「產靈」之神意)的事³⁰，故其致力於社會改革與農政經濟學。若僅從此點來看，或可說他是一個農學者、社會主義者的先驅，但他又講富國強兵之論乃至誇張的日本膨脹論。從此點來說，他又可謂是一個帝國主義者³¹。

然而他的思想中的這兩個面相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關鍵在於「經濟」一概念，他說「垂統」是「經濟」政策中最難的，但那是「讓國家永久全盛」的大法。³²在《混同秘策》展開更具體的構想。在他的構想中，「安世界萬國之蒼生」乃「皇國」統治者之主要任務³³。且因「皇國」是「世界萬國之根本」，故只要順從「產靈之法教」則必可順利征伐「蠻夷」，統一萬國³⁴。亦即「征伐」之目的乃是為救濟天下蒼生，此亦是「經濟」的最終目標。是以在「經濟」概念的思想發展上，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與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得以共存。

雖信淵之征伐、統一世界的構想極具空想性與強迫性，然那是在上述之皇國世界觀基礎

²⁸ 《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 59》東京：岩波書店，1977)，頁 426。

²⁹ 《經濟要錄》，頁 665。

³⁰ 同上，頁 668。

³¹ 參閱碓井隆次：〈佐藤信淵と河上肇——帝國主義思想と社會主義思想〉(《社會問題研究》，21〔1・2〕，1971)。

³² 參閱《垂統秘錄》(《日本思想大系 59》東京：岩波書店，1977)。

³³ 《混同秘策》，頁 426。

³⁴ 同上。

上，十分自覺到日本是「四邊皆臨大洋」的「海國」地理形勢之情況下發展出來的³⁵。他在1809年寫的《防海策》中，亦主張為防「魯西亞」，當開發「蝦夷地」，攻取堪察加半島³⁶，但他認為當更加小心防禦的對象是「大清國」，故暫且與之交易以「收互市之大利」³⁷。亦即佐藤視清朝中國為主要的潛在敵人。又，他亦主張為防在南方的英國勢力，故要殖民、開發「南海之無人島」³⁸。在《西洋列國史略》(1808年著述)中更稱擴張中的英國今後必成「天下之患」³⁹。

所以，他與本多利明不同，不將西洋理想化，不將英國視為模範，而是視之為最大敵人。更認識到日本與英國雖同屬「海國」，但日本的地理位置與物產更佳，若日本興航海通商之業，其便利性實「世界第一之上國」⁴⁰。亦即信淵不僅認為日本是一個不同於中國的「海國」，更是可超越「西洋」的「海國」。雖信淵之海外擴張論僅止於空想，但他的妄想的確刺激了海外擴張思想。在幕末時期即有人注意到的佐藤信淵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吉田松陰。

3 戰略型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以吉田松陰為主

雖然在吉田松陰(1830 - 1859)之前，既有海外軍事擴張的話語出現，但推進幕末歷史前進的畢竟是參與政治的武士。吉田松陰便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位。他曾看過佐藤信淵之《混

³⁵ 同上。另參閱〈防海策〉(《佐藤信淵家學全集 下卷》東京：岩波書店，1927)，頁821。

³⁶ 《防海策》，頁822。

³⁷ 《防海策》，頁825。

³⁸ 《混同秘策》，頁449、450及《防海策》，頁826、827。

³⁹ 《西洋列國史略》(《佐藤信淵家學全集 下卷》)，頁795。

⁴⁰ 《防海策》，頁821、822。

同秘策》等書，但對其書評價不高，曾對其書其人說「喜其雄偉，而嫌其夸誕」⁴¹，並說：

「觀一疑百，吾之過也，執一論百，亦百祐(佐藤信淵)之過也」⁴²。這顯然是兩種學術態度之差異。如藤田省三指出的，吉田松陰基本上是個「徹底的狀況中之存在者」⁴³。如許多幕末武士一樣，他的思想皆是對變化中之狀況的反映，故顯得輕率或欠乏一貫性，但具高度的懷疑精神與戰略思惟。本來，幕末時期是個情勢快速變動，各種想法互相撞擊的時代，身處於其中的知識人常不斷地更改想法。吉田松陰便是這一個時代精神的代表者。在海外擴張論這一問題上，吉田松陰或可說是將佐藤信淵之妄想再加以更細緻地戰略性論述之人。

首先，在從對日本傳統的兵學的自信，在 1850 年平戶實際參觀過荷蘭船後，認識到傳統兵學的局限性，轉向學習「西洋」之大艦巨砲主義⁴⁴。另一方面，松陰在 1851 年到水戶短期旅行之際，繼承了水戶學基於華夷意識的皇國史觀，然後讀六國史，瞭解到「古聖天子懾服蠻夷之雄略」是日本之所以為「皇國」的原因⁴⁵。即松陰客觀地認識「西洋」之技術，認之為學習對象的同時，亦從古代日本天子征伐四方的歷史記憶來主張日本的中心性及日本做為一個「帝國」的獨立性。

後來，在 1854 年的《幽囚錄》中，他說：

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加摸察加，奪隴都加，

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

⁴¹ 《丁巳幽室文稿》(《吉田松陰全集 第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86)，頁 197。

⁴² 同上。

⁴³ 藤田省三：《精神史的考察》(東京：平凡社，2003)，頁 89。

⁴⁴ 桐原建真：《吉田松陰の思想と行動—幕末日本における自他認識の轉回》(仙台市：東北大學出版會，2009 年)，頁 31。

⁴⁵ 吉田松陰：《詩文拾遺》，《吉田松陰全集 第四卷》，〈復來原良三書〉，頁 529。

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⁴⁶。

這一段話令人想起前述的佐藤信淵之軍事擴張論，此論或有受信淵之論的影響。但重要的是區別兩者之軍事擴張論之異同。兩者之同在於，其軍事擴張論皆基於國學之「皇國」中心世界觀。兩者之異在於，松陰受水戶學影響，講皇室之神聖、萬世一系傳統與武功等，但不講來自平田國學那套「產靈」宇宙論。所以，松陰之軍事擴張論並不那麼「夸誕」，是基於其對古代日本天皇主政的輝煌歷史記憶與「海國」想像而來的戰略論。所以他認為日本為抵抗「西洋」當如西洋諸國般向外擴張，當佔取之地大都是位於日本周邊曾屬於「皇國」之國(朝鮮)或實質上是日本之「屬國」(琉球)乃至主權未甚明之地(滿州、台灣等)。

但等到 1858 年日美通商條約簽定之際，松陰則轉而強調若要重振「皇國」之「雄略」，當「航海通市」，實行自由貿易⁴⁷。在他看來，那是在面對懷領土野心之西洋列強進逼，在維持「皇國」之獨立的目的下的「遠謀雄略」⁴⁸。此時他所說的「遠謀雄略」雖已不再直接主張以武力征服其周邊國家、屬地而改強調使用貿易的手段，但亦來自「皇國」中心世界觀與「海國」想像。

總之，吉田松陰的海外雄略論雖具某種程度之空想性，但確也是訴諸於歷史記憶以展現「皇國」「海國」之姿，是隨時勢變化且具行動精神之戰略論述。當然，幕末武士的海外擴張論不只有松陰一人而已，吾人在橋本左內、島津齊彬等人的著作中亦可看到類似的主張

⁴⁶ 吉田松陰：《幽囚錄》。

⁴⁷ 《戊午幽室文稿》(《吉田松陰全集 四卷》)，頁 107。

⁴⁸ 同上。

49. 但明治維新的倒幕派中有許多志士皆松陰之學生，或受其精神之感召者多。在此意義上，其向外擴張的戰略思惟將是促使明治時期亞洲論述發展的一間接原因。

二 明治時期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的興起——以東邦協會為主

1 征韓論爭與亞洲主義團體的出現

征韓論爭是使亞洲主義思想得以成形的契機之一。其思想源流可上溯至吉田松陰的海外雄略論⁵⁰。那是日本以王政復古的方式開國後，摸索外交方式的論爭與行動。因明治初期之維新外交的基本構想是與王政復古思想連動的，故朝鮮曾從屬於「皇國」的歷史記憶復活，維新政府以不對等的方式對待朝鮮王朝，在其對朝鮮的外交文書加上「皇」「勅」等文字，但這被朝鮮王朝以不同於江戸時代外交形式的理由拒絕了。該結果一連串外交折衝與論爭⁵¹。後來發生明治六年政變，促使維新後的藩閥政府大分裂，西鄉隆盛下野、征台之役(出兵台灣)、江華島事件、及西南戰爭等明治前期的大事件發生。

其中，因征韓論爭下野且又為不平武士戰死的西鄉隆盛更因之成為後來大陸浪人或說民間右翼思想家與團體所崇敬的對象⁵²。其實，征韓論意味著明治初期的外交路線之爭。西鄉所代表的就是一種基於天皇中心之王政復古理念(「名分條理」)的亞洲外交政策路線，該路

⁴⁹ 古川萬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頁 52、54。

⁵⁰ 吉野誠：《明治維新と征韓論——吉田松陰から西鄉隆盛》(東京都：明石書店，2002)，第一章。

⁵¹ 同上，第二章。

⁵² 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頁 315、316，及松浦正孝：《「大東亞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頁 99 - 102。

線在征韓論後即已告終⁵³。但其於天皇中心之亞洲連帶思想即轉入民間，從而發展出一種天皇中心型的亞洲主義心情、思想。另一方面，在征台之役與江華島事件中，明治政府成功地以萬國公法處理亞洲事務。這些事件象徵著日本往成為「西洋」這一目標邁進一大步⁵⁴。之後，在這一外交行動原則主導下，亞洲主義思想便在民間與政府的曖昧地帶，以學術團體、民間雜誌等的方式複雜地展開。

在 1898 年明治時期最大的亞洲主義團體東亞同文會成立之前，已有振亞會(1877 設立)、興亞會(1880)、亞細亞協會(1883)、東邦協會(1891)等亞洲主義團體⁵⁵。其中振亞會、興亞會、亞細亞協會在組織、人脈、目的上皆有著繼承關係。核心人士皆是曾根俊虎、副島種臣等人。其主要目的皆是在於亞洲內部的日本與清朝中國間的語言教育與通商貿易的發展。相較之，東邦協會的組織成員雖與亞細亞協會有所重複，但其發起人不同，有福本日南、小澤豁郎。而且，相對於亞細亞協會，該會被理解為保守分子居多的團體⁵⁶。但亦可說是最立基於「海國」想像的亞洲主義團體。以下以其主要成員之活動為中心來檢討明治時期亞洲論述。

2 東邦協會與《東邦協會報告》略論

東邦協會是由小沢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日南在明治 23 年 1 月發起，在陸實(陸羯南)等人的贊同下，在同年 11 月開創立會議而成立的。首任會長與皆是副島種臣，因開始會長

⁵³ 吉野誠：《明治維新と征韓論—吉田松陰から西郷隆盛》，頁 170、171。

⁵⁴ 同上，頁 206 - 209。

⁵⁵ 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

⁵⁶ 《毎日新聞》明治 24 年 7 月 18 日。

從缺，明治 25 年副島昇任會長，直到明治 38 年去世為止。之後，近衛篤磨、黑田長成、加藤高明相繼任副會長⁵⁷。該會雜誌《東邦協會報告》(以下，略稱為《報告》)⁵⁸則開始於明治 24 年(1891)5 月，發到 38 號後，在甲午戰爭開始(1894 年 8 月)之時即改名為《東邦協會會報》，直到大正 7 年(1918)3 月的 231 號為止⁵⁹。

東邦協會所謂的「東邦」當是「東洋諸邦」的簡稱，其所指的範圍並不明確，但當指的日本在亞洲東方的「近隣諸邦」，即中國、朝鮮、俄羅斯等。另外，他們稱為「近隣諸邦」的還有「南洋諸島」。故在《報告》所謂的「東邦」或「東洋」當包括北從俄羅斯、南到澳洲的西太平洋沿岸與離島的諸國家。其成立的宗旨在於促使明治知識人不只要學習西洋，更要認知到以「東洋之先進」自任的「日本帝國」需詳知「近隣諸邦之近狀」，對外擴張實力，以求與「泰西諸邦」之均衡，故致力於紹介「東南洋」相關的事物。⁶⁰

該會成立目的的背後，更可觀察到一部分明治知識人對歐洲人已開始研究「東洋」的危機感與不滿。他們認為「國於東洋」的日本更有資格研究東洋，具「補翼東洋之文化」的任務⁶¹。為上述之目的與任務，該會便每月發行《東邦協會報告》。該《報告》第一號第一、二、三編是「南洋兵備提要」「濠州航海記事」「東洋及南洋地誌」，似乎比起東洋諸國，南洋諸島的狀況更是他們關心的焦點。他們所認識的亞洲亦不是集中於東亞。在「東洋及南洋地誌」一文中使用的「亞細亞」大抵與現在認知的範圍差不多，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將亞洲

⁵⁷ 安岡昭男：〈東邦協會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會，1998 年)，頁 217、218、223。

⁵⁸ 本文利用的是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收藏版。

⁵⁹ 同上，頁 234。

⁶⁰ 〈東邦協會設置趣旨〉(《報告》1 號)，頁 1-4。

⁶¹ 〈東邦協會報告發兌の理由〉(《報告》1 號)，頁 10。

的面積與人口分為「日本帝國」「支那帝國」「土耳其帝國」三大獨立國與「露西亞」(俄羅斯)所統治的「露領亞細亞」與英國統治的「英領亞細亞」兩大領土國來理解。也就是說，對東邦協會的編者群而言，亞洲論述當然必須包括俄羅斯與英國在內。

如上所述，《東邦協會報告》決不是局限於日中、日韓間關係的議論，更包括了西伯利亞與南洋乃至波斯問題，及日俄、日英乃至日美關係等的議論，亦包括了國際法、歐美各國之外交政策、殖民貿易之事⁶²。在這些錯綜複雜的議論中，日本被積極想像為一地理位置優越的「海國」。特別是英國被視為想發展為強大海國的日本之模範國家。

其實，東邦協會所關心的議題五花八門，無法在此一一檢討，其成員的思想亦不一定一致。但如上述，促進日本政府與知識人對亞洲太平洋的認識乃至政策的形成當是其主要的目的。雖自稱是學術性組織，其與政治的掛勾的情況明顯。該會乃至其主要成員對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對外擴張政策的形成當有發揮一定的影響。接下來，檢討其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

3 東邦協會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福本日南、陸羯南、近衛篤磨

福本日南是東邦協會的發起人之一。海外殖民是他主要關心的課題。例如他在 1886 年寫下《癡癡夢物語——一名新平民回天談》(1886 年)一書中，異想天開地敘述著日本的部落民移民到菲律賓，然後與菲律賓人推翻西班牙殖民政權的故事。其內容有得自「西洋」的民權思想，又有著抵抗「西洋」以伸張日本之國權的思想與復興亞洲的思想。在 1888 年日南撰寫「人

⁶² 〈東邦協會規約〉，第二條（《報告》14 號，頁 139）。

口之蕃殖」一文，更直接表明海外殖民之志。在該文他提出「興地力」「興工業」「興移住殖民之業」這三個解決當時日本之人口壓力的方法，但主張只有第三個才能根本解決問題，且他認為殖民有助於日本之航海貿易擴張⁶³。

日南的海國論述明顯地繼承著林子平以降的「海國」論述，更有著吾人在本多利明等人思想中看到的將國內問題移往海外解決的思路。他在 1892 年《日本》這一報紙上寫了題之為〈海國政談〉的一連串文章，後集結成書⁶⁴。在其中，他就表明是在繼承林子平之志的意圖下寫的。只是相較於林子平所講的是「海國之兵政」，他要講的則是「海國之財政」，而且重點不只是防衛、更重視貿易的擴張。他主張「文明之在交通」「富強之本在交通」⁶⁵，故特別強調海運之發展的重要性，認為海運發展有利於人與物的流動，乃至有助於貿易權與海軍的擴張。也就是說，日本國內的人口壓力問題、海外殖民論與海運論、海軍論是連結著的。亦即他希望日本能成為一個掌握太平洋霸權的「海國」⁶⁶，特別是以英國為模範⁶⁷。

但另一方面日南又從「人道」的觀點，批判了導致日本海軍擴張之 A.T. Mahan 的海權論中的「制海權」觀念⁶⁸(後述)，反對軍事侵佔中國的言論。不過，他支持日本對清開戰，認為對清開戰有助於使中國覺醒。也從其「海國」視角出發，贊成日本在中國的「商工業之

⁶³ 出自《東京電報》，1888 年 11 月 8、9 日。本文轉引自廣瀨玲子：《國粹主義者の國際認識と國家構想：福本日南を中心として》(東京：芙蓉書房，2004)，頁 124、125。

⁶⁴ 福本日南：《海國政談》(東京：日本新聞社，1892)。

⁶⁵ 《海國政談》，頁 4。

⁶⁶ 廣瀨玲子：《國粹主義者の國際認識と國家構想：福本日南を中心として》，頁 191 - 197。

⁶⁷ 同上，第六章。

⁶⁸ 福本日南：〈人道とは何ぞや〉(《日本人》，第 3 次第 188 號，1903 年 6 月 5 日。後收錄於《日南集》。

平和擴張」⁶⁹，主張一種允許日本經濟擴張、侵略的支那保全論⁷⁰。在日俄戰爭後，更主張「支那改造」，成立「日英清之三國同盟」⁷¹。然其論中明顯有著日本是文明先進國之優越意識與露骨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邏輯。

另外，亦是東邦協會會員的陸羯南亦有類似看法。如本文一開頭既已言及，陸羯南在 1902 年寫了〈島國與海國〉一文，主張日本當發展為「海國」。對於甲午戰爭，他以「文明」之名正當化之⁷²，在甲午戰後亦與日南一樣，展開海外殖民論與海運論、海軍論一體的論述。他雖主張日本當保有朝鮮，但又主張「北守南進」(對俄協調)論，反對過度的軍備擴張，而是從維持經濟擴張的角度主張「支那保全」⁷³，以維持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在 1998 年的美西戰爭之後，更對原本視為「博愛主義」之國的美國失望，批判引導美國從十九世紀末開始擴張的海權論為「野蠻」「紀元前之舊思想」，感嘆「野蠻亦是文明之道理何在」⁷⁴？對此，吾人不禁疑問的是，何以陸羯南(或包括日南)即一方面以「文明」之名批判美國的擴張思想，但又以「文明」之名正當化對清戰爭？此種日本中心的雙重標準似乎是大多數的近代日本亞洲主義所面臨的問題⁷⁵。

另外，吾人在東邦協會副會長近衛篤磨的身上亦可看到類似的心態。他在甲午戰後發表的〈海國の勃興に關する要務〉一文中，主張「海國」日本之「興國根本策略」是「謀海運

⁶⁹ 福本日南：〈東觀小錄〉(《日本人》第 3 次第 108 號，1900 年 2 月 5 日)。

⁷⁰ 廣瀨玲子：《國粹主義者の國際認識と國家構想：福本日南を中心として》，頁 310-323。

⁷¹ 同上，頁 338 - 342。

⁷² 《日本》1894 年 7 月 29 日，收於《陸羯南全集 第四卷》，頁 563。

⁷³ 朴羊信：《陸羯南——政治認識と對外論》(東京：岩波書店，2008)，第二章。

⁷⁴ 《日本》1899 年 2 月 12 日，收於《陸羯南全集 第六卷》，頁 220。

⁷⁵ 朴羊信：《陸羯南——政治認識と對外論》，頁 143、144。

之發達」使「殖民政略實行」「通商貿易旺盛」，並認為日本當「以商工實霸東洋」，當「有收東洋之海上權為我之必要」⁷⁶。篤磨的「海國」想像正是促使他主要從商業利益之角度提出「亞洲門羅主義」的原因之一。

所謂「亞洲門羅主義」是近衛在 1898 年 10 月與康有為的對談中說的。他說：「東洋乃東洋人之東洋，東洋人不可不有獨決東洋問題之權利。美洲門羅主義，蓋不外乎此意。於東洋實行亞細亞之門羅主義，其義務實由貴我兩邦肩負。現今局勢此事已不易行。但我最終目的卻不可不為此」⁷⁷。在此段話中，篤磨以美洲門羅主義為模範，提出亞洲門羅主義的主張。然而，當在十九世紀末美國亦開始進入海洋，成為太平洋國家。這一美國的轉變亦觸動了篤磨提出亞洲門羅主義。

其實，所謂亞洲門羅主義主要是〈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之必要〉⁷⁸中之「支那保全論」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在該文他從「人種競爭」的觀點來主張日本與中國間成立「同人種同盟」的必要性，認為日本當阻止中國的分割危機，而當「保全」，方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即軍事防衛與日本商品市場的利益。所以，篤磨的人種論述只是手段。其實，該論發表不久後，他便不再強調「人種」，而改講「東洋文化」⁷⁹。不管如何，其目的還是對西洋列強之軍事防衛與其貿易利益，其背後更有日本已是文明先進國而要讓同具東洋文化的中國「化育」⁸⁰於文明的優越意識。正是這些目的與優越意識上，近衛篤磨開始主張「亞洲門羅

⁷⁶ 近衛篤磨：〈海國の勃興に關する要務〉（《精神》第 47 號、1895 年 1 月），頁 13。

⁷⁷ 近衛篤磨：《近衛日記 第二卷》，頁 195 - 197。

⁷⁸ 近衛篤磨：〈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之必要〉（《太陽》第 4 卷第 1 號，1898 年 1 月）。

⁷⁹ 大內暢三：〈近衛霞山公と東亞同文會〉（《支那》第 20 卷第 2、3 號，1934），頁 146。

⁸⁰ 近衛篤磨：〈精神〉（《時論》24，頁 1）。轉引自朴羊信：《陸羯南—政治認識と對外論》，頁 140。

主義」的。

基本上，這些立基於「海國」想像的亞洲論述或「支那保全論」是在具體的主權平等的近代國際關係中展開的追求國家利益與文明化的論述，不能簡單等同於三四十年代的大東亞意識形態，亦非可簡單地理解為理想主義或平和主義。但他們主張日本當從「島國」變身為「海國」，而「海國」想像確將他們導向認同經濟擴張之路，而為此目的有時軍事侵略亦是可默認的。在這些人的言論之引導之下，特別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的亞洲論述亦漸漸往合理化帝國之軍事擴張的方向發展。

三 《海上權力史論》之翻譯與海軍擴張論、亞洲論述

東邦協會在促進日本的「海國」想像與發展的重要事跡之一是對 Alfred Thayer Mahan 的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日譯本為《海上權力史論》)⁸¹的譯介。衆所周知，在甲午戰後，日本擁有台灣這個殖民地之後，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前後，世界亦發生夏威夷革命（1893）、美西戰爭(1898)等大事件，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亦改變其外交策略，欲成為海上強權。其背後的思想主要有著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等論著的影響。

該書是在 1890 年出版的。在第一章中，馬漢從貿易通商角度來主張發展海運、殖民地的必要性，並強調海軍擴張之必要。並用「海權」（「海上權力」、Sea Power）這一概念建構其地政學理論。他以影響海權的六個條件(地理位置、自然結構、領土範圍、人口、民

⁸¹ エー・テー・マハン：《海上權力史論》（水交社譯，東京：東邦協會，1896），翻自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1890.

族特點、政府的特點和政策) 及三個影響要素(生產、海運、殖民地)的連鎖效應來說明「海權」。然後在其他章節，他通過對歐洲、美洲之海戰史的討論來說明「海權」的重要，並主張美國的模範當是擁護最強大海權的英國。其實，他所謂的「海權」不只是指以武力支配海洋的軍事勢力，更包括為保護海運·貿易·市場而建設的與海軍相關的各種設施等。其實質意義當是，通過運用優勢的海權與戰術實現來獲得「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

這個理論受到東邦協會的注目，故該著作出版不久後就被引入日本。最先將 A.T. Mahan 馬漢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是 1890 年時正在美國旅行視察的金子堅太郎。他抄出該書第一章給當時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載於《水交社紀事》(1893，第 7 號)。該文隨即轉載於《東邦協會報告 第 28 號》(1893 年 8 月) 中，題之為〈海上に於ける國權の要素〉。後來在《東邦協會報告》第 29 及第 31 號中，又刊出東邦協會重要成員且後來任海軍大學校校長的肝付兼行所譯的第一章，題名為〈海上權力の要素〉。之後，1896 年水交社即譯出全文，由東邦協會發行出版，題名在《海上權力史論》在短短兩天內就賣出數千本⁸²。

東邦協會的會長副島種臣在序文中，就直接說「外交術與海軍力謂之制海二要素，吾國海國也」，認為日本若能掌握「制海權」，就能支配海洋的貿易通商⁸³。亦如前述，陸羯南等人亦當讀過該書。不過真正受到刺激的當是日本海軍，他們將之運用於海軍擴張之方向。首先，肝付兼行在《海上權力史論》的序文中，力陳對海軍的發展而言，除日新月異的技術外，從過去的歷史中提煉出原則，開發知識以在實戰中應用亦是重要的。他從此觀點肯定 A.T.

⁸² 麻田貞雄：〈歴史に及ぼしたマハンの影響〉(《マハン海上權力論集》東京：岩波文庫，2010)，頁 15。

⁸³ 《海上權力史論》，副島種臣序文。

Mahan 的《海上權力史論》之重要性⁸⁴。

再者，將 A.T. Mahan 的理論按日本的地政學的情況改編的是佐藤鐵太郎。佐藤在 1892 年所寫的〈國防私說〉中，即從地理與經濟等原因力陳「海國」日本的國防當是海主陸從⁸⁵。後來，佐藤又寫《帝國國防論》(1902) 與《帝國國防史論》(1910 年)《帝國國防史論抄》(1912) 等書。在上述等書中主張日本的學習的典範當是同為「海島國」的英國，又導入馬漢的「制海權」等為核心概念建構其國防論，認為日本國防不管是攻擊或防衛皆都應有強大海軍以護衛陸軍，改以「海主陸從」為主⁸⁶。

衆所周知，海軍與陸軍之爭是日本近代史、特別是軍事史中的一個極重要問題。基本上，一直是陸軍主導的陸主海從政策為主的。特別是在日俄戰爭後，在獲得滿蒙權益，「帝國國防方針」確立之後，陸主海從的方針已然確立⁸⁷。該方針主要批判海軍主張的「島帝國」防衛論，而力主在大陸展開戰爭的大陸帝國確立論。佐藤等人之論即是在這一背景中，力抗主流政策的論述。但佐藤雖反對向大陸的擴張，但主張軍備之目的為維持平和與擁護「國體」外，當擴張海上權力以求「自強」與「將命」(「應天之明命」)⁸⁸。雖佐藤將重點放在「自強」，但事實上，如同英國一樣，只要有強大的海軍力，就可能支配世界的海洋，在世界各地殖民。這亦是「將命」所潛藏之意義。實際上，對於中國，他雖反對占領滿蒙的，但主張如英國對印度一樣，以讓中國大陸之軍自己防衛，然後日本執其牛耳⁸⁹。對於美國則主張互

⁸⁴ 《海上權力史論》，頁 13。

⁸⁵ 石川泰志：《海軍國防思想史》(東京：原書房，1995 年)，頁 7。

⁸⁶ 麻田貞雄：〈歴史に及ぼしたマハンの影響〉，頁 48、49。

⁸⁷ 石川泰志：《海軍國防思想史》，頁 32、33。

⁸⁸ 《帝國國防史論》，頁 86-89，及《帝國國防史論抄》，頁 78-82。

⁸⁹ 《帝國國防史論抄》，頁 525-555。

相提攜以維持太平洋的平和⁹⁰。即提出一種太平洋海洋國家連攜論。此種論點現已為當代日本的海洋國家同盟論所繼承⁹¹。

總之，相較之 A.T. Mahan 之論，佐藤之論雖更重防衛與平和之論，亦非反單純反擴張主義、反殖民之論⁹²。從佐藤之例可說，海軍擴張論不必然導向軍事侵略論。但從另一角度看，制海權的觀念與海軍的擴張雖可導向重視平和與防衛論的一方，對主張擴張的一方更是需要的。亦即陸軍不必然反對海軍的擴張。陸軍大老山縣有朋在其利益線的理論中，提出的主要課題之一即是海軍的擴張⁹³。又如福澤諭吉在脫亞論提出不久後亦從貿易擴張的觀點主張海軍的擴張當優先於陸軍⁹⁴，其後更積極支援甲午戰爭。

再回到 A.T. Mahan 的海權論來，該論不僅影響了日本海軍，亦影響德富蘇峰之國民新聞社等重要的明治時期民間言論團體。德富蘇峰早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期(1888)左右就開始主張對外擴張論，更在甲午戰後發生的三國干涉還遼問題為契機成為帝國主義者⁹⁵。約莫在同時期，他亦注意到馬漢的海權論，在 1894 年 10 月 24 到 11 月 1 日的《國民新聞》中連載了亦是東邦協會成員的肝付兼行介紹馬漢之海權論的社論〈海上之權力——肝付海軍大佐之意見〉。在這一年，德富蘇峰的名字亦出現在《東邦協會報告》第一號(1894 年 8 月)上面，成為會員⁹⁶。亦是在該年，在〈海國人民之思想〉一文中提出因人口壓力故需如英國一樣，

⁹⁰ 同上，頁 505-513。

⁹¹ 參閱渡邊利夫：〈海洋國家同盟再論〉（《環太平洋ビジネス情報》第 8 冊 28 號，2008）等論文。

⁹² 《帝國國防史論抄》，頁 548。

⁹³ 山縣有朋：〈外交政略論〉（《山縣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

⁹⁴ 福澤諭吉：〈兵備擴張〉（《福澤諭吉全集 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60），頁 487-490。

⁹⁵ 《蘇峰自傳》（東京：中央公論社，1935），頁 310，

⁹⁶ 安岡昭男：〈東邦協會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頁 228。

向海外殖民(「國民擴張」)⁹⁷。甲午戰後亦將其在戰爭前後在發表日本擴張主義的論文結集成書出版，書名為《大日本膨張論》。又，他在〈伴隨著戰爭之顯象(戦争に伴ふ顯象)〉⁹⁸等社論，主張日本當取代英國成為「東洋之霸權」。隔年，他在「合衆國之外交」⁹⁹一文中，討論美國進出太平洋的可能性，主張日本的資本家當掌握太平洋霸權¹⁰⁰。在日俄戰後，蘇峰更認為日本當從「島帝國」成為「陸帝國」¹⁰¹。

也就是說，隨著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德富蘇峰不僅認為日本當成為「海國」，更當成為「陸國」。在這點，蘇峰的思想顯現出與前述的佐藤鐵太郎的差異，成為一個大陸擴張主義者。此種大陸擴張論亦是以「海國」想像為基礎的。因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蘇峰雖認為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權方面有所衝突，但因有俄羅斯這一共通敵人，故亦是日英或日美同盟的贊成者。其背後的理由便是同為「海國」的日本、英美聯合以共享在中國的利益，以抗陸國的俄羅斯¹⁰²。另一方面，在此一觀點上，他亦反對近衛篤磨所提的日清同盟論，認為該論會加劇歐美的黃禍論¹⁰³。

有意思的是，A.T. Mahan 在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中，亦論及俄羅斯的擴張時亦說：「the struggle as arrayed will be between the land power and the sea power」¹⁰⁴。然後論述日、英、美、德等「海國」結盟以對抗「陸國」俄羅斯的戰略思想。

⁹⁷ 《國民之友》，189 號。

⁹⁸ 《國民の友》第 240 號、無署名，1894。

⁹⁹ 《國民の友》第 273 號，1895 年 12 月 7 日。

¹⁰⁰ 澤田次郎：《德富蘇峰とアメリカ》(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1)，頁 140-141。。

¹⁰¹ 米原謙：《德富蘇峰》(東京：中公新書，2003)，頁 174。

¹⁰² 澤田次郎：《德富蘇峰とアメリカ》，頁 218。

¹⁰³ 同上，頁 219。

¹⁰⁴ A.T. Mahan, *The problem of Asia: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此一看法接近蘇峰的想法。事實上，蘇峰看過該書，當有受到啓發¹⁰⁵。但後來，日本雖在 1902 年成功與英國結盟，與美國則在移民問題與太平洋之制海權的問題上開始對立。為此，蘇峰漸從日美同盟論者、脫亞論者轉向亞洲主義者。

但是，德富蘇峰與當時在心情上、戰略上從人種、文化的視角來提唱「興亞」的亞洲主義者（如前述的近衛篤磨）不同，是一個對歐洲人在「亞細亞」的概念框架中來討論中國與日本之問題感到反感的徹底的脫亞論者¹⁰⁶。只是到 1913 年美國制定排日土地法，排日運動愈趨白熱化之後，在 1916 年出版的《大正政局史論》中，第一次正式說「東洋門羅主義」¹⁰⁷。然後，在《大正の青年と帝國の前途》中，則說明「亞細亞門羅主義是指由亞洲人來處理亞洲之主義」，主張由日本人為「東洋人種的總代表」，「蕩掃白閥的跋扈」¹⁰⁸。而其所假想的敵國就是美國。

如前述，美國與日本一樣，是以英國為典範的新興「海國」，但明顯地在膚色、人種、宗教等方面，美國比日本更接近歐洲的「海國」。這使得對美國的抵抗自然以亞洲主義的方式展開。蘇峰的亞洲主義思想，非源於同人種、同文化的心情所產生的連帶感，而是演變於明顯的「脫亞」主張之中。尤其在 1924 年美國國會通過「排日移民法」後，似乎日本更不得不選擇以東洋的先進者之姿，去完成其世界史的使命。

company, 1900, p62.

¹⁰⁵ 澤田次郎：《德富蘇峰とアメリカ》，頁 258。

¹⁰⁶ 米原謙：〈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隘路—德富蘇峰〉，頁 181。

¹⁰⁷ 德富蘇峰：《大正政局史論》（東京：民友社，1916），頁 400。

¹⁰⁸ 德富蘇峰：《大正の青年と帝國の前途》（《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八 德富蘇峰》東京：筑摩書房，1978），頁 230-232。

結論

十八、十九世紀日本的「海國」的想像與論述是引導十九世紀日本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之發展的要因之一。到了明治時期，「海國」的想像與建設讓想將國家打造成東洋之新英國的日本在「有形文明」意義上達成「脱亞」，使得近代日本之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展開於「脱亞」意識之上。再者，來自美國的「海權」的觀念提供了日本海運與海軍之擴張論述的理論依據，合理化其向海洋、周邊的亞洲太平洋地域擴張的軍事行動，最後更成為導致與美國的衝突，亞洲門羅主義興起之一因。雖然，如佐藤鐵太郎的理論般，「海國」的想像與海軍的擴張不必然地導向對亞洲的侵略與殖民，而可能導向海國同盟論等方向。但此一「海國」的認同的確讓日本知識人找到一個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農業的、封建的中國想像)的差異點，及從「海國」有利於經濟擴張的觀點等強化了自國的優越感，進而使之在無法成為「西洋」之際，與「神州」「皇國」意識混合，強化日本當成為東洋之盟主的使命感。這使得「海國」想像與脱亞思想、擴張主義型的亞洲論述聯結上關係。

總結上述，「海國」想像可將日本導向脱亞的海國同盟論，亦可將之導向以脱亞意識為前提的興亞論述中。二戰前的日本，結果是從前者(英日同盟)走向了後者(大東亞經濟共榮圈)。二戰後，日本雖不在從事於軍事擴張，但「海國」的認同與想像依舊存在，成為一種強化美日同盟、反亞洲主義的話語。這似乎是對日本過往狂妄行為的反省，但又是一種逃避。其實，中國亦隨著經濟的發展，開始走向海洋，想像「海國」中國之姿。在東亞地區似乎已不在是「陸國」對「海國」的鬭爭，而是「海國」間的鬭爭。所謂的東亞共同體若可能成立，必須克服彼此的「海國」想像與欲望之衝突所可能引發的種種問題。這當是一個至難的課題。